

四庫

全書

四庫  
全書

全書

第三三七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三)

清傅 恆等奉敕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履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贈錄監生臣龔述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

唐高祖武皇帝諱世祖字德範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暉

帝諱世祖字德範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暉

帝諱世祖字德範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暉

帝諱世祖字德範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暉

帝諱世祖字德範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暉

帝諱世祖字德範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暉

帝諱世祖字德範西成紀人西涼武昭王暉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

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子為遼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

欽定四庫全書

守會隋亂起兵入關代隋稱帝建號曰唐遂平羣雄

而一天下

武德七年細曰於是年以諸借國已盡唯梁師都

春正月置大中正

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

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封高麗王建武子為遼東王

帝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賜建武書令悉遣還乃

索高麗人在中國者歸之建武奉詔遣還前後萬數又請頒歷乃遣使冊封之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諸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皆就學

三月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

欽定四庫全書

新批點氏通鑑覽

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

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

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

及領軍各衛皆官置三師太師太

有左右凡十四家令率十率府左右衛率左右

事及兩坊門下三寺更僕左右衛率左右

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

至將仕郎二十八階

均田並仿井田遺意然等丁各給一頃生齒繁行時地將何出且歲遺計帳子參紛更從滋擾耳宜乎法創不久即廢格也

十二階共為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

十一階從一品至從二品三階五三品至從九品正

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

轉上校軍九轉後軍八轉上輕車都尉七轉輕車都

尉六轉上騎都尉五轉騎都尉四轉號騎尉三轉飛

夏四月頒新律令

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前已定租庸調法今

欽定四庫全書

新批點氏通鑑覽

丁中之民以上給田一頃為疾減什之六寡妻妾

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

二石

反絲經桑布新唐志隨所出絹二疋綾施二大布

銀十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

日開加二日不役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

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

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

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與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六月慶州即社化即唐仍為州注見前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于我何有建成撞募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驍三百置宮東諸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五

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至是上幸仁智宮新唐志坊州宜君縣有仁智宮武德

七年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

民又使郎將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郎將至中途告變上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

高祖無車織汎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及至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

顧乃外戚任臣內事發委汝思破禍誰執其咎哉

成乃詣仁智官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

置之幕下以兵守之馳召文幹文幹遂發兵反上召

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

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

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

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

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營解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

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于王珪韋挺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五

杜淹並流萬州即漢越萬文幹陷寧州西魏置隋大業中改北地

郡唐仍為州今屬甘肅慶陽府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玉王帛皆在

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強寇自息矣上欲從

之秦王世民諫曰外侮為患自古有之奈何為此以

貽四海羞願假數年之期臣請繫頓利之頸致之闕

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

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耳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

奏突厥內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

州西魏置隋唐仍為州以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

還時利安利二可汗舉國入寇世民遇于幽州元吉懼不敢出世民帥騎馳諛敵陳告之曰我秦王

也可汗能獨出與我鬪若以眾來我直以此百騎

相當耳利安利不能測其而不慮世民又前遣騎告突

火之情也利安利聞之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引兵稍却

世民曰王不須進我但與王申盟約耳乃引兵稍却

會大雨世民曰敵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獨時筋膠

而退突厥大驚利安利欲戰突厥不可乃請和親世民

許之突利固自託于世民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

而去突利本始單子名什鉢單利安利立以為可汗

使居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生平之後猜嫌益

甚

命韋仁壽萬年檢校南寧州注見都督

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

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時西南夷內附朝廷

遣使撫之類皆貪縱遠民患之上聞仁壽名命檢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周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周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七

縱境內肅然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

乏耕牛至是資于兩地雜畜被野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

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突厥

遂寇靈相潞沁韓朔潞州後周置今山西潞安府是

沁州唐以義寧郡置今州隸山

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見注

前周歷數千里遠人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

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法令清肅遠人悅服

各遣子弟入貢

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唐以同安郡置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

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

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

西韓州後周置今潞安府等州張瑾與戰太谷隋縣屬

太原金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為敵所執

敵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

敵遷之陰山注見前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敵兵

頤利遣使請和而退後交戰歸敗彥博乃得還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九年春二月初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

欽定四庫全書

用洽鄉黨之歡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

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

賦傷俗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

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天壽由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

人主賞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惡僧攝詐信云由佛竊

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者神荒我漢

起主庸臣佞政虐君姐梁武齊粟足為明鏡今天下

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三途言為惡者必墮此

也又添阿修羅天神地祇為六道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

實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

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

父釋氏謂佛以匹夫而抗天子不拜君親釋氏之法蕭瑀不

生于空桑昔有華氏女採桑于伊川得嬰兒乃遵無

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

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

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

練行者還大寺觀庸振饒者勤還鄉里京師留三

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已而復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

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

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

夜召世民飲酒而酹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

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

良萬邦以負高  
祖既不見及  
此傳曰行一不  
義聖人不為太  
宗亦豈能無深  
疾斯言也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  
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  
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  
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  
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人  
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起  
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  
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  
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  
憂莫若勤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正在  
今日無忌以告世民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  
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  
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  
世民世民曰公心如金敬德雖積金盈斗如公不移元  
吉乃謂敬德于上將殺之世民因請得免又謂程知  
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  
失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平決計建成謂元吉  
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元長孫無忌與其舅  
杜如晦耳皆謂之于上而遂之長孫無忌與其舅  
高士廉名倫以字行齊將軍侯君集及尉遲  
清河王岳之孫水人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于李靖及李  
由是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  
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  
更丞王晁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餓汝  
于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  
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請先事圖  
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  
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大王不  
用敬德之言敬德將實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  
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  
而去世民訪之府僚眾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  
人也眾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  
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  
卜之幕僚張公謹字宏模魏  
州繁水人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  
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于是太白再經  
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十一

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于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率長孫無忌等伏兵于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先是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詎謂建成建成曰兵端已嚴當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于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帥眾大至攻元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在太極宮中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貫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勅令內外

建成嗣位則唐室不久而亡當與隋同繼太宗立而延唐祚三百年之基此評古者所以為太宗諫也至元武門之失德雖具災異之辨又安能為之諫哉觀微之對正如陳琳之對操所謂失在彼上不得不得不得云各得其主張蓋得謂之善處人帝

諸軍一受秦王節度眾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奏聞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羅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一

十一

千古惜哉

以觀微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親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微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于萬州皆以為諫議大夫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瑒守德珪太子孫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五

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于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眾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繼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建成元吉之實亡在民間雖更裁令猶不自安徵幸者爭告捕以邀賞陳諫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連者反坐遣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綱送前太子千牛寺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諸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秋八月太子即位

詔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長孫后諱曷荷理恭順節儉周足為賢而辭謙越視漢明德尤遠過之然以太宗英明豈不知北難之意何必與后議當罰哉

立妃長孫氏氏之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北難之晨惟家之索要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即西渭橋在咸陽縣西南三輔決錄長安城西門曰便門門北與橋對因

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五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寢衰弱乃朝于突厥勸令入寇于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注見前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心腹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執失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執失思力懼乃因之上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

古者郊廟有事則舉大射王所自射則有虎侯後世猶習燕安不獨昧於諸戎抑且甘於茂禮太宗手定簡札初政即引衛卒

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虜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顏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

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戎若示之以弱敵必放心大掠不可復制故

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敵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復突厥在此舉

矣是日顏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

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敵自退其策安在上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四

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遣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固擊其衆仗兵邀其前大軍蹙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以來國家未安一與敵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歸戈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情然後乘威俟聲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于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

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

習射可謂深知體要唐臣免克無幾長矣

強當其弱凡臨敵制勝者皆知之至我弱彼強聽其乘而後以強反擊其弱實發前人所未發非精於用兵者不能悉觀古來名將每以少勝多幸視此為竊要太宗英勇天授閑歷復多欲能舉以示人耳

定勲臣爵邑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四

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上嘗言吾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強弱當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逆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上面定勲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宜各自言于是諸將爭功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

太宗實非現天  
下為一家之度  
故舊人不必還  
官而宿衛不須  
舊卒以見王者  
無私其規模宏  
遠深得政要且  
以房為之賢且  
未能測萬一  
他無端矣

鎮誠而不拘米  
畢照初不必豫

### 置弘文館

服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  
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其後或請  
追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法之  
此意非所以廣服德于天下也

上于弘文殿聚四部書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以甲乙丙丁為次二十餘

萬卷置弘文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

亮姚思廉歐陽詢字信本蔡允恭蕭德言字文行系出蘭陵從

中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

###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周代通鑑輯覽

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侍臣曰朕

觀煬帝文辭與博亦如是竟舟而非禁尉然行事何

故智者獻其謀勇而身為禁尉之行曾不自知以

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禁尉之行曾不自知以

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問路事

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閑于寡者以對且曰非獨匹

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

夫如是帝王內誦神明外當元照若位居尊極莊嚴

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怨為民害

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

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于今亦恐貽戮于後

入省覽數惡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慘怛職事

存斯恨之見而  
萬象自無遁形  
人君陛下亦肯  
是也太宗不肖  
設詐待人比之  
獨其源而求流  
清實至當不易  
之論然未久而  
容便路人致有  
某姬之諫不宜  
牙盾若此豈紀  
載者失實耶

###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周代通鑑輯覽

而止王公以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

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

胡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史受賕抵法與帝王

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意更多受賕與公輩

左右試詔諫曰為吏受賕罪當死但陛下使人遺

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上悅告羣臣曰衆能當官

力爭不為而從僕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杜正倫相

州人

###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刺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隴王為隴太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王

立子承乾

字明德長孫皇后出

為皇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初上皇欲彊宗室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為王至是上問羣臣偏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

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

欽定四庫全書

子

以養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

數人不降

十二月遣使黜兵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黜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黜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

天下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

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

謂負欠官物而逃逋者免追償也

有司以

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

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

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

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

復黜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

者在于守宰至于黜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

欽定四庫全書

新紀唐代通鑑輯覽

王

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元素

蒲州虞鄉人

為侍御史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元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詆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以張蘊古

涇水人

為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

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

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社九重于肉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瑣其臺而覆其室羅八珍于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卽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波汶而閤勿察察而明雖見旒蔽目而視于未形雖駐轡于無聲

太宗文武皇帝

帝名世民高祖次子

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

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年十八首勸高祖起兵初追之不見乃採其指為名

封趙公進爵秦王高祖平定天下皆帝之功也建成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周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五

三

元吉既薨高祖立為太子遂傳位焉

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

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

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

勸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

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

太極殿東西兩廡之間也

議事

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上以還人多詐冒奏陰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周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五

三

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

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于一時之喜怒法

者國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

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

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

執法言如泉湧上皆從之天下由是無冤獄

將軍長孫無忌

受入餽餽事覺上于殿庭賜餽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朝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諫官隨宰相入閣

為尚德緩刑則不可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龍祿之上以民少吏多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

等河南領洛汝陝魏鄭滑許穎陳豫汴宋亳徐泗

東領齊魯濮濶青萊棣兗海沂密等州

北燕德博平等州

北燕德博平等州

北燕德博平等州

北燕德博平等州

北燕德博平等州

北燕德博平等州

北燕德博平等州

北燕德博平等州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閏月癸丑朔日食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四

主

淮南領揚楚徐和壽廬舒江南領潤常蘇湖杭睦

泉堂欽池洪江鄂岳鍾信虔吉東撫

津衛永道鄆鄒然展英慈南等州

嶺南會翼銀松姚戎梓道錦嶺南領廣韶韶康龍

始合龍普渝陵榮灌等州嶺南領廣韶韶康龍

連高東合崖振邕南方南蘭淳欽南尹象巖桂相賀

連南民靜樂南於融容字嶺南扶趙南義文陸恭愛

太宗國弓工射  
論弓材指及政  
理深得繁難之  
道夫天下情變  
萬狀豈能一一  
曲盡其致或從  
於所習而忽不  
加察者無不少  
失向開養正國  
曾採其事題諸  
屏床於引仲簡  
類之數蓋深有  
取焉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數引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

恃遂帥眾來降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五十四

主

六月僕射封德彝死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

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

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于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

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及是病死

忠策于上又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乞憂者謂

何及上皇張廢立德義復陳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及

德彝死後事突聞侍御史唐臨追勸奸狀詔則德彝

以蕭瑀為左僕射